徐文長文集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跋

文長短幅最瀟逸才雋手滑有晉人風韻宋以理味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況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況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況

題乎。董君其得新建公早年書。顧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閒、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吸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撕靑抹綠、幾若眞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苦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畧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眞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說。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摩風為鶴所掠翎羽騰閃拂祅變滅之詭雖風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屬意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仙於畫中則與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呂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於畫中則與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貌也而人曰

此貌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媸。是於道也抑何背而於貌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君館令書故書之如此。爲脉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而予譬貌於晚。不須風與鑒。觀者當自得之。

書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嘗考功晚瘁而跌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去。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

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蹤逐昌轢內。

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塞僧所贈，相傳為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不省為何代人，惜其手書工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噫，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

馬子其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眞贋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閱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驊騮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

尤媚。然可以為稿濫頹。麤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畧

於骨屛如折枝海棠不連鐵幹添粧則可生意却虧

書陳山人九皐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皆不及此三品之佳瀰然而雲瑩然而雨泫泫然而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斵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

陸華筆精勻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為張僧繇閻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即稍變猶知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本亂雲霧中其高再倍之作

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懼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精緻入絲毫而人物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懸絕、使兩王易地、絕不相入、令妙於鑒者從旁睨之、皆不妨於傾國、古人論書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

遺予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絶筆矣今復見此能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兀朮括南中寶物裝數舟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石起於濬河者即此本也滿刺人能辨寶弍廣耳舍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既又不隨以往也此亦眞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又見吳中曉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園樹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蔓交戛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圖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中藏老又如謝道韞雖是夫人却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

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別啓南如此則眞不如此則贋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贋得乎畫丈其老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丈堯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畫其一藏京兆希哲行書鉗其尾以余試而視此書稍謹斂奔放不折梭余久乃得之日凡物神者則善變此視京兆變也他人烏能辨丈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即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況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張息忽絕既而忽生因

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子取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南有泰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其後絶而復甦也遂訪余於理視曩所見蓋益進於道矣其於其傳中巳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其處也恒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泰氏者

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恒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賈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禍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覩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

人必亞於書則書且得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鎰稱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衷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章則並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

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聞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與耳鈌而較

寸而合豈眞我面目哉。臨墓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子閱玆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己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服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人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往往有之無待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盍屢著矣至於鬱攸輕燎原與祝融鬪祿爭雄捷以破其圍而出其所

怙所灼者雖目僅兩瞳子眶耳而瘢痕烈然爲朱孔暘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光閃閃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

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曩歙人持文公笺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温公通鑑稿本多眞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愼殆亦暗合耶送劉府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橋踰以後大是警策而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弘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做聖母帖聖

母帖即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科斗脚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靑門榜云獨呼明月常倍醉不負靑天早放閑人至今誦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眞行與篆隷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眞行始於動中以靜終以嫵媚嫵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

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筆取研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妍則趙勝李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嗟乎媚亦勝也

書草玄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黜朱粉罷倩顰横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横口之所語莫非呼

雞豕於圈槽甚至鷇齒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眞赧然以爲拄綴取憐矯眞飾僞之物而娣姒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滑之學爲詩也矜於昔而頹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娣姒哂也多矣今校鄜君之詩而怳然契肅然斂容焉蓋眞得先我而老之娣姒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二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贊

諸贊趣味依搽處直逼長公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又備兩經眞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孫合兩爲一妙哉俞了之皆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二而此貌師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作蒂安下畫蓮葉觀音趺坐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蝦鬚魚鬣鰋尾䗃涎廯不照澈如鏡照錙儼此大士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百魅伏𡂿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潑剌潑剌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贈得馬郎

瞞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偶偏影。我諦思之。必傳者訛。麻姑被哂。擲米成砂。

伏虎畫贊

我觀伏虎。曲蟠以桃。諦繪貌覩。兹獨以瘦。秘威如待。不覺愈猛。裴旻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却。

書濾水羅漢畫贊

諦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爾俱有性

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既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煑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既應烹亦應煑蟲云何濾蟲煑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即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於蝌魚蝦蚌妄加解剖或亦於諸蝦魚蝌蚌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濾蟲煑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

惟大雄漢正坐蒲觀作何解說宣豁迷悶弟子徐渭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尚然況大菩薩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污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 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其相沿謂

翁於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主純陽子凡涉有形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恕彼亦凡即知我仙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贊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爲士大夫當帝爲星神在翼張棲帝於蜀祠在岷江爲帝於繼

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忠孝文武靡禱不許
矧茲桂籙如海一粟並含此雋異而以與執

又

帝君生當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
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
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柔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
文德不丕翻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
海一滴水為龍為神宵夢裡素靈御覽暗譬于如此
之云俱幻說馬君供帝挑子繪圖也作贊幾於戲帝

君之事亦䏆昧陰騭所言是眞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宣尼聃曇謂其旨趣轅北舟南以予觀之如首脊尾應時設教門通不泥誰爲繪此三公一堂大海成冰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昂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氣也而不稱不野四老者之偉而形也或以爲商顏米芝之輩鴻飛冥冥矣而期爲乎淺水平山將含郊

而入鄗等少年之淤泊抑以爲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赴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臭耶

四仙圖賛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虚言耳神光斷臂　鐵拐

又

是宜土昇爲神仙祖無墨礙心是活子午　鍾離權

又

遍遊人間翁嘗見八人不見翁索翁以形　呂嵓

又

當其騎驢不免尋覔今其下驢欲覔何物　張綦

高皇帝像贊

上之巖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掃擘胡而提漢統維斯之與味耶眉采耶目河耶唐與虞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為我　聖祖高皇帝之面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搏執取金印鳥示法戒遲師授以棗古人杞驗

似拙而巧誰爲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君子得之尤爲吉徵

鳴叔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叟聽其語執拂拊若却避然令贊之

初觀三叟爲默爲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黝然以墮有物在手體玄守黑曰此真詮爲天地母是宜聽者委其陳編驚却其拊樹表於筐如賈用售則不可究

自書小像贊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若斯圖之癡癡也蓋年以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癡癡者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蹟龍耶豬耶鶴耶梟耶蝶栩栩耶周蘧蘧耶疇知其初耶

又

以手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已肖付萬目觀月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工者目者評論如前倡兒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頗肖

父肖可知今肥昔癯人謂癯勝台氏增銅器啟不戀

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雜特尊龍紀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刻之貞珉當始弱冠面白鬚青久矣未面睹圖之形頎須竹朗類姿玉晶覩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子子年十一試子何所余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予予訟丁奴執狀以須當斯之時東白未生討東自世乃翁之孫翁既徂矣

公亦作矣大馬踰耄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今與數矣
自越而西閩東央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日
何可無矣懿哉東白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閣矣
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鄉華嗟矣

宗侄像贊

色如芙蓉兼蒹頰鬚入市而歸授果滿車四十如此
二十當何如

又

[illegible]五十須不可數歸雁夕霞芙蓉秋滿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貌幾何至不可認剏再十齡胡鬚蓬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書貌頃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二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輔秀額有物朗匝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況覩其眞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勳名

郁君小像贊　面天賦者

瓜匏白肥但可淹沮松柏多觧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玄談惟頽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發怒風歇竹凝脩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嘗不宜於頽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只贏咫

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粱古人有言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豐下

傅子像贊　傅能書梅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技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貌君儀宜其爲瀟然之姿予遠而望之梅爲君也蒼然若槭椺栒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有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

蒸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别五常短小亦用别弟兄

許伯熙像賛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爲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追而視之吾所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草誦 并序

王懋新自刻拶小草八九葉縣於空中凡五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

沿名仙草予撰而得之戲爲之評時酒酣作

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爲造物者蟲臂鼠肝之也而零星於是焉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身其厭世之能恐而今輪廻漂轉適附其胥緣也猶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死者之爲不死而盍問之於吾友之蕭季乎

題鳩

爾雅何拙何不能綃紀而何爲好奪山有喬木水有垂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斧柯爲爾啄之嘴咀而爪之爬羅上棟下宇前後楹維鵲爲之爾享其成徒珍其頭徒斑其翎豈不能潤屋而能潤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銘

諸銘文自情生豈曰法古然却居然大雅

歙石硯銘 并序

出歙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劒戟入門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鑿屏扇然以

墨易膠稍乾爲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
仲房賞之曰搏揮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歙容
從獄中持歸爲余斵兩碁而復璞以來余將
寄斵於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歙歸於越復返於歙終求歸於越石耶能忘情
耶銘於若盧斵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歙石硯銘　俱金星玄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
星君子效之散財以潔身

又

長沙血老千年點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掬

朽亭長左股畫不守雲輿水泝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晨墨有聲如蠏跂沙斯乃鷥耶翩翩公子

夢筆生花

又

鸜鵒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胙爲石之洗

端石蝸硯銘

頷則燕而虎爲頭睢則蛸而鸜鵒爲之眸彼飛而食肉此飛而欲於流堊卵耳何足以侯

無眼端石銘

鸜鵒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眞或指以爲疵我則不然問果洛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硯銘

端紫鸜鵒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之鸜鵒以療喻廉崐刀削玉

文

小端凋墨提翡翠之削金毫屢閣而不染叔難為乎
苦吟

蘿磯研銘

凋喻廉一何提敗頴見猛於彌馬善走必蹄齧才難
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獨勝彼攻即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硯面圓徑尺沼寸亦圓金而橫墜背之足極短

背之曰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羲馭而之月蛙

蟆啄沼兮水鬼微復寸冰雹兮宛如腼面之雲陰靡
與寸膚用以兩若小

破膽磬銘 并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
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取其半
縣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壁目觀其色之朱膽之冰
水出空入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山一人為聲
為色見聞别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今達爾司其縢操而不發外觀則淺貧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櫝銘

嗟吾何背不交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瀆符無枸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如初之堂關白者裝筴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穀鶴之章苟一用於麾內朱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櫝麾謹其藏。

竹秘閣銘

大書縣臂小則不能舒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夏月之蝇不縣而縣惟女劾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蝇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擎之墨不流肘刻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奥

書櫝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斂而閉之惟木也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兮何異其買櫝。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記

蜀漢關侯祠記　文色蒼然

馬水口爲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　廷議設參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爲令寧遠伯家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　詔曰可君至則一省關榷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埶則

出巳錢爲死者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王將得自補馬操其羸直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既又節縮巳奉度可搆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並足三楹兩廡翼之甃蓋材工靡不緻好蠲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刲羊豕吹鐃歌樂用以侑神巳乃促騎抵燕遌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

之君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世受　國
恩為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即有痾癢宜無
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
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為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
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烈生者有公輩在胡如
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
卒獨侮嫚士大夫愚以為即使有之特加於諸督之
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携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
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既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

倒屣處左是眞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其誰爲書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簡孜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顧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

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覩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而已矣人皆能之而吉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與長公凌虛臺記差近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迆絶若吳越春秋並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三王者

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値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踈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亂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藹亂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莽艤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艤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且寂寥

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斵迸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嘘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舉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函三館記　　辭達而已矣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即一字且掃抹之矣而況於三乎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說有至於竭恒沙之數而不可殫即隸首復與弧矢勾股操其法曰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磔礫商偶而乘除之亦目且不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

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
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
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
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
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俯瞰書動以博文靜以觀妙
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俯日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
三之說蓋出於小戴諸家乃昉於弄丸公之皇極經
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闖其門又頗憶河
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闖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

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為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乎允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闖其門而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余右所云無也者社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濶文學乃謂蔫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叅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人耶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

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游五泄記　古峻

萬曆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發莫至楓橋駱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

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鑴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捫裸厲陟自西澗以漲甚返又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襆以歸踰響鐵紫閬長青三嶺日不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隙口洞故有外屏近為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隙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嶼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雒渚日不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illegible]時逼奇於陰陽之

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洩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宿於縣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諸子淳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之

閘記 代周匝通顯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開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秋久而翻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罅中頗有以旱告者矣萬曆癸未宣城蕭君其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集專其治而屬工於縣丞其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釜所迎竝發巨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舊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之際冶鐵

爲小屦以錮之其於舊髮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苦潦其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役則民日予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顧則予二不課畝槩發丁矣而尚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是者昔湯侯者則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邪始麔衰

繼袞衣始禍褚五繼美誨殖下之難調盖自古而已然矣閘潦而啓不時則海鹹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出汐閘則否故內外漁通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汐吐吞敗水順逆閘廢與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焉足信也而或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爲不可爽爽有微甚則鹹害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斯與私則然其淵也則外漁賂以滯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

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今開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剃凡幾窒泄於凳一也斬而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織悉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南主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社恆賴焉宋末李顯忠既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　明田既稅

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曆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為朱侯既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省及分省諸公並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堤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衡而廣損從者三之一周而度之為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為田時計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都之區日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一百直買

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其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六所闢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疏有差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不耗公取浮修隙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魃雖苛不能必饑與殍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

名某字某洪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與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 代 言法而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井爲邑閭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以飲之井固即耕之井矣夫有田以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者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

歸則不得不見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遂以營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焉必會稽白子受采義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酧酬而與曰殤劇矣盍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規可以久事既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盍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

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骼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死嘗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値遺枯而僅幸以掩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葬特專爲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亶父尚未遷岐時之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不足故補以埋骼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

國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與客鬼之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從則出鄉矣而死猶

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美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詳而尤善者廟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貲者名氏若貲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 代　詞思峴畫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於河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

而董之者爲某官某分而理之者爲某色人某出納而監之者爲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成子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濁清淅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並從人口鼻膚孔營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備於心贊而發揮於事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蠢係之故昔之人覩山川城郭閒氣有欲去而不得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數一檐蔭一樹

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爲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疆域壞聯也而郡邑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與之也留屬具使具而待焉則猶無留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爲八面而九楞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爲厭勝必且禱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

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曆某年月日浙山陰某記

修郡衙記　　　　代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縮錯而道於他府號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與馬與人蹄踵如織雷轢而柝鳴介然惟一衙乘之而際府治者爲甚故其圮也亦易於他衙圮而霖則沃不霖則頽不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

知府事者爲某判爲某推爲某咸以爲北歲方儀郎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堕觀而病屐也而民之輩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即以毋府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某等以其辭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關之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關之大老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屐屐新厥

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踟躇掩映大有風容

歙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間賈於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以賈不可已而養又不可遂於是始買廛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既殁葬湖南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貝有疾大困禱醫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永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黃鸝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窗香

雨瀟春渺書已君誦詩知兒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
此云三春即不救宜尚緩後六日兒死君懼役令永
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兒
六日人也示矣王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
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禍不可修耶吾
爲爾號禍修子且曰吾葬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
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
築於此爾兩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
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日命工面

江冀山中眞一閣左右夾之上搆一亭飛梁壘石下復以室用備時享鑿池澄深欄楯聯絞雜樹鮮花奇禽嚮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擘悉出神意扁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塵始其年月日既成肖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其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洪公若女祖仙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予始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

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怪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潼真人令苟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自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書與文悉皆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潼真人而顧使予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半禪庵記　此等參微眞與長公頡頏

人身具諸佛性。碎如海水。結諸業習。碎如海冰。當其水時。一水而巳。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飛鉛作粉。變白爲玄。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出吳適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址。由斯以宣半義。畢矣。微之休寧居上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谷中。爲松坡深處。逅園有亂名松逸。園裁勝構。建旣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

山東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鴛鴦孳生一頭東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澄性海則玆半俗莫非半禪旣玆將化未化之冰悉還之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銘曰禾亦越東吳西義

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眞諦不妄爲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參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共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其宗朝爲大理評事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鏃鏃父某尚宋福邸官郡馬嘗與時房過宋且及咸㬎鏃始圖遷避之不果傳珙珙傳貴義房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

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
聲相近也　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
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上欲請更不敢貴義
用是鈌然以終其身及簀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
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鍊
至德玉世修德閒於姚自德玉幾傳而有今師相公
名本以對策中　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
佐　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
歸服既闋舉廢追遠滮沒一新顧謂冢子禮部君元

曰姚自始國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不墮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共命趨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鎌至德玉治王以升又置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　明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覩其成扁其門曰呂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其以詞曰予將劇諸牲石某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霸晚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有渭

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
子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
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
當二十侯時族矣而霸僅以稱免積千百家而後有
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鎌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
殄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
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
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其遂頓首作詩
曰

周呂繼夏胙土於青祀岳著海實惟神明迨於中不兩以戚故日中而替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騶至霸虞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代爲明臣自剡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始族於鎌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祚是不在我福由祖歷作祠於姚實尋故址宏撫拓基則自公始旣卜四主用牢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典宇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罔謂曰知櫓角暈飛

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石刻孔子像記　亦一證據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鬚惟家廟小影爲眞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近郎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顙似堯項類皋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子笑曰形狀末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並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熈載癯而略髯兩人皆諡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

他人屬事非不切實終如嚼

烈婦姚氏記 代

頃每誦此公文眞有感歎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六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緒緒父故椎史死而家益貧緒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裾袂以自閉懷石沈河死

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稍竟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敎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問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節先以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即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其既記其事如右因感

之而嘆曰。余老矣。吾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而許乎旌者且恥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衆則緣及是。蓋受旌者得之爲甚易。而許乎旌者甫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噫惜哉。不意余老而八十而後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 代

雋偉閎暢足稱大篇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樓　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　命總督直浙閩軍務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其官集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急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

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
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
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者長
壽有俯壓百嶺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
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
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
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鍾
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
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

而一旦廢之使民憒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　高皇猶知借錢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所狀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毋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其官其其等捐於公者計銀几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丁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搆甃石爲門上爲樓樓基疊石高若

于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懾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黃花痩石不妨幽致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予爲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日聞予久僑矣趣召掌計廪銀之兩百有

二十爲秀才廬渭謝後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愧湜僕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後爲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索中貴文物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筍迸雲客至網魚燒筍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終